

# 鲸鱼星之夏

天宫雁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鲸鱼星之夏/天宫雁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8283-0

I. 鲸… II. 天…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 第184356号

责任编辑 刘宇婷  
特约编辑 晴天 蔺瑶  
装帧设计 hansey  
封面绘图 12



## 鲸鱼星之夏

天宫雁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80,000  
版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283-0/I.615  
定价 22.00 元

## (00) 序章

发件人: k<mrshiba0516@become.com>  
收件人: <yukariyasu@gmail.com>

时间: 2006-4-15下午6:39

主题: 好久不见.

约克夏, 好久不见。我是柴犬。  
上次在预售会上看到你, 来不及打招呼。  
现在过得还好吗?

柴犬  
2006.4.15

---

美女视频! 快来点击收看!  
最大最全的美女图库 <http://www.谁敢说我不是美女.com> 快点我! 点我点我!

这是由绪收到的, 第一封柴犬先生的来信。日期是则敬去世后的第十二天。

也姗：

十七生日快乐。所有的票都在红色信封里。  
交给由绪姐保管会比较好。  
一路上要听由绪姐的话哦。

大哥  
2006.4.3

关则敬愣了一下，想起如果要在妹妹生日当天送出卡片的话，日期应该写5月2号才对。但已经落笔，无法弥补。他看看手表，离晚饭还有段时间，再去买新卡片该来得及。算好时间，他深踩油门，超越快车道的车辆，冲到路口开出一个急速的U型弯。

剧烈的撞击。

爆炸。

关以修在哥哥的房间里转悠了十几分钟。环视井井有条的房间摆设，他甚至错觉大哥随时会回来。

书桌的角落，摆着一个与整齐的环境格格不入的深色包裹。里面是从意外现场的车身残骸中收集到的遗物。一个残缺不全的钱包，一串钥匙，一双手套，一张生日卡片，还有一枚红色信封。

以修犹豫着打开钱包，抽出夹层中一张破损不堪的相片，塞进自己的口袋。紧接着又拿起生日卡片，读了几行，注意力于是转到红色信封。烧成一片火海的车祸现场，这只信封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他一鼓作气撕开封口，拿出里面全部的票，同样塞进口袋。

“二哥？”房门打开。十七岁的少女抱着绒布玩偶疑惑地站在门口。

“也姗？怎么了？”以修顺手把生日卡片藏在背后。

“妈说晚饭煮好了。”

“好，马上去。我们走。”

“今天大哥也不回来吃饭？”

“……嗯，大哥最近很忙。”

“可我特别留了生日蛋糕。到明天会坏掉。”

“……大哥最近……很忙。”

“大哥真讨厌。”

“……我们走吧。”以修拉着妹妹走出房间。

最后一度回眸中，房门被轻轻地关起。

这是关则敬去世后的第三十三天。



亚弥在奔跑中戴好工作证，一路穿过各种关卡，边说抱歉边擦撞过无数个同事。

到达目的地，大门上贴着“D & B · 专用休息室”。

室内，惟一的男性正在化妆镜前的手提电脑上噼里啪啦地打字。

专用椅背上印着“元督羽”三个字。

敲进最后一个标点，男生抬头冲镜子里的亚弥微笑。

“给你！取来了。”

亚弥边喘气边从包中掏出皱巴巴的剧本扔在化妆台上。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男人身为主角却连剧本也忘记带。

她飙了十三公里的车返回他的公寓，马不停蹄地连续跑了八百米才赶在工作开始之前帮他取回剧本。

而这男人就坐在休息室里优哉游哉地玩电脑。

果然有些人天生就是劳碌命。她掏出矿泉水猛灌了几口。

“辛苦了。”男生打开剧本翻了几页就丢在旁边。

“你……你这样就算看完了吗？！”

“嗯，因为你拿错了。这不是今天要用的那本。”他继续打字。

“不、不、不是吗？你不是说窗台上的那本吗？这不是吗？”女生面色死灰。

“好像是……厨房的窗台吧……”

“……”

“不然……是卧室？啊，你找过浴室了吗？”

“……”

“等下再去跟场记大姐要一本吧。”男生露出歉意的微笑，视线仍粘在电脑屏幕上。

“……元惟祯……你说得容易！还不是要我去拜托人家。这个星期已经两次了。真丢脸。我说你真的把这当成工作吗？！……”还未说完就被打断。

元惟祯向亚弥勾勾手指，把电脑转向她：“喏。给你看。”

屏幕上普通的电子邮件编辑页面。

发件人: <mrshiba0516@become.com>  
 收件人: <yukariyasu@gmail.com>

主题: 一一

约克夏，巡演下礼拜就开始了。  
 特别席会一直留到你出现为止。  
 ……一一一一  
 你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啊？  
 回信！快回信！

柴犬  
 2006.5.20

“这是什么东西？”亚弥一头雾水。

“约克夏。你不记得约克夏？我们国中时候的……”

“啊！关则敬？”

“正解！”

“你怎么找到他的？！”她惊讶地说。记得自从国中毕业，关则敬搬家，他们就失去联络了。

“之前的预售会，我看到他来买巡演的票。很凑巧吧？”

“还真是很巧……他变了很多吗？”

“不知道，当时距离很远，助理又不准我出去。根本没机会说话。”

“那这邮件是……”

“我拜托别人帮我找到他买票时填写的私人信息。”

“‘帮你找到’？！是‘帮你偷来’吧？那些信息是不准外泄的！”

“他一个人买了整趟巡演的票，而且还两套。”

“骗人的吧？……”亚弥努力回忆关则敬那张一年四季正经八百的脸，实在想像不出他是会追星的人，“说不定是被女朋友所迫，也说不定买来送人的吧。”

“还说不定是被我的吉他声感动。”

“……咳，我看根本就没有吧？他不是完全没回信给你么？”

“……他一定是在害羞。”

女生撇嘴：“你说这种话不会脸红吗？连剧本也没有的家伙。”

“啊，好凶。”元惟祯痞痞地耸肩。

被男性否认自己的性格魅力是件不可忍受的事，亚弥讨厌每次都把自己逼到这种死角，她决定转移阵地去解决剧本的问题。

元惟祯觉得室内的气氛有点尴尬，知道又闯了祸，但他总忍不住要去逗她。刚想随便说点什么缓解气氛，亚弥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说：“喂，你是用公司的内部邮箱寄信的？”

“嗯。就上次请你帮我申请的那个。”

“啊！那对方当然寄不回来。因为地址是虚拟的。这是只有公司伺服器内部才能够流通的地址。”

“啊？啊啊？那要怎么办？”

“去重新注册个什么网站信箱不就好了。”

这时工作人员来通知彩排差不多要开始了。元惟祯披上大衣往外走：“那个什么注册的，就拜托你了。”

“不行。那又不是我的工作。”

“工作内容是由发薪水的人来决定的。快去快去！”

“元惟祯！……”

“嘘——现在开始叫我元督羽。”

“元！惟！祯！”

“之前的信说不定都没收到，请帮我注册新邮箱，把之前那些信再重新发一次。谢谢。”

他挥挥手，把接下来的一切抱怨用门板挡住。

柴亚弥认命地朝天花板叹气，苦着脸坐在电脑桌前开始工作。

有些人天生就是劳碌命。





发件人: <mailer-daemon@googlemail.com>

时间: 2006-4-15下午9:44

收件人: <yukariyasu@gmail.com>

主题: RE: 好久不见。

这是系统自动产生的传送状态通知。  
对以下地址的邮件传送永久性失败。  
mrshiba0516@become.com

----- 原文本信息 -----

抱歉,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一个礼拜前发生了意外。  
他已经不在了。  
这个礼拜二是追悼会,  
如果希望参加的话, 请致电给他的家属取得同意。  
电话是: xxx-xxx-xxxx

以上。

安

---

没有广告的网站才是好网站, 没有广告的邮箱才是酷邮箱。  
酷邮箱申请地址: <http://www.我们从来不做广告.com>

由绪瞪着屏幕足足两分钟。她已经试过三次, 每次返回的传送失败信息都一模一样, 倒是底端的广告千奇百怪, 看得她眼花缭乱。

刚刚收到信件时, 她还以为是垃圾广告, 差点删除。看过内容, 总觉得“约克夏”这称呼在哪听过。后来终于想起好像是则敬国中时的外号。寄信人也许是当时的朋友。

为什么会辗转寄到自己的信箱来, 她想不明白, 但觉得至少应该义务性地把事情经过告诉对方。不过眼下被不断退信, 看来天意难违。于是她放弃尝试, 渐渐忘记了这回事。

本以为会就此结束, 然而从这天起, 她开始不断收到署名为“柴犬先生”的来信。那之后又过了三十五天, 她接到了来自新的邮箱地址的柴犬先生的信。

日期是则敬去世后的第五十七天。

首夏。



## (01)首夏

亲爱的鲸鱼先生：

你好吗？  
谢谢你给我写信。我会好好保存的。

P.S.因为不确定地址，所以如果你没收到的话，对不起。  
P.S.&P.S.正在读这封信的人，如果你不是元督羽先生的话，不许偷看！

也妍



“这，这是剧务的工作吧？！”她险些结巴。

“错。那是新人的工作。”

“我……我没做过那些，犯错怎么办？”

“开除。”

“哈——开除？！”

“新人就是用来被使唤和开除的。”

“这样新人不就永远没法变成前辈了么？”

“你想变成前辈吗？”

“当然。”

“那就别犯错。”

“……”

那天收工之前，她抓到了两个家属答应免费参与的小孩，送了一堆人去不同的宾馆，手洗了三公斤的衣服，还帮那两个小孩煮了牛奶……任何要求，只要没在第一时间拒绝，想反悔就很难。每天早晨按下闹钟时她都想，只要撑一个礼拜就辞职。辛苦了七天，她又决定起码要熬到最后才有薪水。听说只要肯超越自我，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她半夜里瘫倒在床上想，她已经连外星人的极限也一起突破了。

落下最后一针，她咬断线头，抓起道具和钱包夺门而出。跳入 Jaguar，倒车出库，刚踩下油门准备冲锋，只见角落冲出一个黑影，“啪”地一声扑上引擎盖。惊魂未定，黑影已来到左侧狠敲车窗。

是关以修。

她无奈地降下窗子：“怎么了？”

“麻烦送我到最近的车站。”

“……”

其实有时候，不太熟的人提出的请求，才更难拒绝。虽然邻居多年，但关家的兄弟姐妹里，合得来的只有关则敬。关二姐是个脾气古怪的资优生，关小妹是弱智儿，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关以修是远近闻名的问题学生，听说前阵子才和补习班的老师交往过密，牵扯不清。

这种时间高中生不是应该在上学么？她想，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问题学生当然是不用上学的，他们只要专心地离经叛道。

“我不能送你去学校以外的地方哦。”她强调，担心自己会无意中做帮凶。

“我要去找我哥。”

她露出怀疑的眼神：“他现在也在上课。”

“拜托。是急事。”

“高中生会有什么急事？”

“嗯，拯救地球，驾驶 AS，用笔记本杀人之类的。我们忙得很，别烦人家了。”

“……哈？”眼神由怀疑转为警戒。

“咳，”关以修尴尬地搔搔额角，看来他碰到了不懂幽默的大姐，“呃……我开玩笑

笑的。我真的有急事找我哥。如果要做坏事，怎么会找邻居帮忙？”

听他语气虔诚，由绪只好答应。一路上男生竟然很乖地窝在副驾驶席里翻课本，完全看不出离经叛道的架势。当然变态是不会时时都变态的。由绪下意识加快车速，只用一半时间就到达目的地。

道过谢，以修跳下车。银灰色小Jaguar飞速离他而去。看来他真的给人留下很多负面印象。不过，如果今后的几十年都要过着他大哥那样四平八稳一潭死水的人生，那么许多风险代价巨大的趣事还是应该赶紧在成年前做一做。

跟着人流上了巴士，他窝在角落里玩起手机。光标移动到联系人里“雅纯”这个名字，犹豫着要不要拨通。

我不想换电话号码，所以请你不要打给我。

脑中浮现这句话和雅纯说这句话的表情，他缩回手指。

随着车身晃悠了三十分钟才抵达终点。关以修百无聊赖地在校园里转了几圈，算准了下课时间，跑到社会学系的教室门口等大哥出来。结果直到人潮散去，想找的人却始终没出现。站在空荡荡的走廊，他傻了眼，忙拨通手机。

“哥？”

“以修？这种时间你不是应该在上课吗？你跷课？”

“你还不是不一样？！你在哪？”

“在外面。你又在哪？”

“你不会真的去买票了吧？！”

“晚上回家再说。”

“别敷衍我！”

“我要挂了。”

“我才要挂了！生气的是我欸！”他狠狠地合上电话。赶了半天，还是慢了一步。他那四平八稳一潭死水的大哥现在正夹在一群小女生里用打工挣来的全部家当买一个娘娘腔的演唱会门票。到底谁才是问题学生？

此时，正被弟弟怨恨的关则敬被数不清的小女生簇拥着，等待买“D&B”的巡演门票。他从早上排队到现在，只往前挪动了几米。听说有人前天晚上就来排队，他

清晨赶到时队伍已经排出两条街去。不过答应妹妹的事总得做到。他扶扶眼镜，一边轻轻推开从四面包夹而来的人群，一边四处张望。

如果足够幸运，碰见元惟祯本人，也许就不用排队了，他想，说不定还会被请喝杯可乐之类的。

国中时他们是关系还不错的朋友，毕业后慌忙搬家断了联络。俗话说的“人到用时方恨少”就是这么回事。

天空一片阴霾；被一群疯狂喊叫的小女生围着；论文草稿还没写完；头开始痛；他全部的钱即将拿去买他甚至不会去看的演唱会的票；弟弟大概正疯狂戳刺写着他的名字的稻草人……这是他值得纪念的二十二岁的春天。

又过了一个钟头，他终于来到最前方。付了钱，拿到票，又被塞了一堆申请歌友会员的表格。晕头转向地填了一会儿，手腕在“电子邮箱”的空格前停了下来。他对电脑不熟，也从来没用过邮箱。怎么办？要填假地址么？他犹豫了一会儿，拨通了安由绪的电话。

“怎么这时候打电话来？你不用上课吗？”这时的安由绪正站在一台复印机前重复着机械的动作，关则敬的电话筒真是她枯燥且疲劳的工作中惟一的曙光。

“嗯……跟我讲你的电子邮件地址。”

“你翘课？”

“没，快跟我讲。我在填表格。”

女生快速地说出一串字母：“你翘课？”

听筒那边沉默片刻，关则敬认真地填下联络资料，然后艰苦地撤出包围圈，走回停车场。

“你现在在哪儿？你弟弟去找你，知道吗？”

“知道。”一提到弟弟，关则敬头更痛，“咳，你现在在工作？”

“没错。我正帮一只鲸鱼星人复印剧本。”

“复印？你被换到道具组了吗？”

“怎么可能。我还在杂工组……新人是食物链最底端的无人格劳工。”

“咳，”想像她那副气鼓鼓的表情，他忍不住笑出声，“无人格劳工，晚上要不要

一起吃饭？”

“可以是可以，不过要带也姗一起。我们约好等下陪她买裙子。”

“嗯，那就这样说定。”

挂上电话，安由绪继续她枯燥又繁琐的复印工作。全拜那只外星人所赐……她暗暗撇嘴。这次新合作的主角听说是很受欢迎的歌手，虽然没见过本人，但已经帮他复印过两次剧本。原因不是忘记带就是弄丢了，只是派女助理来知会，从不道歉。

不过工作环境的阶级制度就是这样。早知道继续上学就好了，她想。

复印机轰轰作响的办公室外，站在门口的柴亚弥把安由绪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她本是特地就为了剧本的事来替元惟祯道歉，但被叫做“鲸鱼星人”当然不是什么愉快的经验，内疚也跟着烟消云散。

由绪装订好复本，捧着一大摞纸走出门撞见亚弥。

“给我就好了。”亚弥伸出手。

竟然连谢谢也不说，外星人真是粗鲁。由绪仰起下巴，把剧本重重拍到对方手上，扭头走掉。认为新人好欺负的话就错了，她想，正因为入行不深，随时都能放弃，才没有维持人际的顾虑，况且，她今天很忙——她刚刚又被前辈交待“找到歌词里有‘公狗’、‘水沟’和‘树袋熊’的歌”的任务。

被晾在原地的亚弥哑口无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被新人凶。

刚从预售会归来的元惟祯也看到了这一幕，他盯着安由绪愤愤离去的背影，决定把这粗鲁无礼的女人划入自己的黑名单中。

“那女生是新人？”他来到亚弥身边。

亚弥转身，学由绪的样子把剧本重重拍到男生手里：“你才像是新人！剧本都会弄丢！”

元惟祯笑眯眯地跟在亚弥身后：“我刚刚在预售会看到熟人，想知道是谁吗？”

“不想。”

“猜中有奖。”

“我不要奖。我要奖金。”

“不要这样嘛，猜猜看。”

“大男人不许撒娇！快去背剧本！”

“等下再背没问题的……”

“我看是很有问题吧？！你浑身上下连头发都透出‘我很靠不住’的讯息。”

“千万别被我的头发给骗了。”

“快去背剧本。”

“啊，我忙了一整天，至少跟我说‘你辛苦了’吧？”

“这位同学，”亚弥深呼吸，“你们等下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要去取回你之前干洗的几件衣服，顺便帮你买保养品，结束之后要跟几个前辈吃饭，半夜之前送你回公司，然后我会联络你明天的日程，如果没变动的话十点准时打电话叫你起床。在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麻烦你打扮地美美的，背一背剧本，尽量不要让人拍到你打呵欠翻白眼或吹泡泡糖的照片。你辛苦了。”

“……”

……好像真的生气了。元惟祯目送亚弥离开，突然觉得自己既可怜又无辜。他决定把惹亚弥生气的罪名也加在安由绪头上。



要走在左边比较好，还是右边？

也姗专心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她隔一会儿就想出不同的答案，不停地过马路。走到约好的地方时，比预定时间晚了二十分钟。由绪虽然习惯也姗迟到，但不免担心。

也姗的母亲早年健康状况不佳，于是领养了一名男婴，起名则敬。结果一年后，大女儿出生了，虽然是第一个孩子但排行第二，所以叫又初。关太太很喜欢女孩，决定再添女儿就叫“也姗”，代表也姗姗来迟。三年过去，出生的是男孩，大概因为有意义的介词差不多用光了，起名叫以修。最后来到的是也姗，上小学前被诊断为轻度弱智。

由绪原地转了二十几圈，正开始担心，只见也姗背着小书包向自己走来。



“由绪姐。”小女生绽开一朵笑容。

“半路上耽搁了？下次要努力不迟到。等的人会担心。”

“好。”也姗从包包里掏出一颗苹果，“给。妈妈给的。”

“谢谢。”

“不，客气。”因为害羞而故意调皮地回答。

由于临时被安排了几项工作，由绪交待也姗留在空闲的休息室里等待。

女生先是坐着东张西望，等得厌倦了，就从包中翻出漫画书看。

这时，休息室的门打开，一个男生小心地探头：“我可以进来吗？”

也姗学他的样子小声说：“可以。”

男生礼貌地点头，坐在角落不再说话。也姗压不住好奇心，大眼睛在陌生人身上转来转去。男生被看得有点尴尬：“你好。”

也姗抿着嘴笑，并不回答。

“你在看什么书？”

她把封面摊开，是普通的儿童读物。

“你在等人？”

她点点头。

“唔，我也是。”男生再也想不出话题，但也姗的目光仍停在他身上，“怎么了？”

“你长得很像鲸鱼先生。”她回答。

“唔？”

“‘鲸鱼和贝’的鲸鱼先生。你看过那个电视节目吗？”

他忍不住叹气：“唔，看过。”

元惟祯刚开始工作时主持过儿童节目，担当的角色就叫做鲸鱼先生。那时候他们全家人晚饭后的首要大事就是收看幼教栏目。元惟祯是他哥哥。他那正经不起来的大哥，为了起艺名想了三天三夜，最后干脆决定直接用弟弟元督羽的名字。

“你喜欢鲸鱼先生吗？”

“呃……”也谈不上喜不喜欢。他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买了鲸鱼先生的CD。”